

## 破的是执念

◎皖皖

冬至去影院看港片《破·地狱》，一个讲殡葬行业的电影，却意外地发现观众几近满场。许多人把它与《入殓师》比较，其实完全是两种风格，《入殓师》有美化生活后的文艺气息，而《破·地狱》则很写实。

故事是在受疫情打击下、香港疲软的经济中展开，原本做婚庆策划师的道生（黄子华 饰）失业了，改行做殡葬。而破地狱是香港传统殡葬礼仪的仪式之一，指在送逝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前的最后一“舞”，以道法打开与地狱之间的通道。

表面上看破地狱是为亡灵超度，其实每个生者也会有地狱般的困境要破。道生一剑封喉说：要破的不是死人的地狱，而是活人的地狱，活人有很多地狱。道生的地狱是穷，穷到还起各种账单。又因为穷而悲观，50多岁的他甚至不想让意外怀孕的妻子把孩子生下来，觉得自己承受不了一个小生命之重。

文哥（许冠文 饰）是殡葬业的喃呒师傅（法师），让自幼不爱学习的儿子长大后继承了他的衣钵。文哥敬畏传统，而儿子却能在做法事时偷偷玩手机。儿子并不喜欢这个行业，只是服从父亲的安排，穿上内心不认可的道袍，还要听父亲的严厉批评。他一直羡慕妹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，而他不能。父亲的这份偏爱成为他的地

狱，所以，他一心想摆脱父亲，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更好的生活，他选择在父亲中风偏瘫后，带着妻儿移民加拿大。他离开生病的父亲，似乎不孝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脱离父权的掌控，也算是破了自己的地狱。文哥的女儿倒是很想继承父亲的衣钵，但却因为性别被剥夺了资格，只能另谋职业。这家3个人可谓各有各的执念，又都过得很痛苦。文哥希望儿子好好干，成为像他这样知名的喃呒师傅。女儿因为一直活在传男不传女、女人污秽的封建思想下，活在父亲重男轻女、不爱自己的阴影里，以至于她对亲密关系有心理障碍，不能正常恋爱结婚，而做了第三者。这是她的地狱。

影片的结尾，文哥去世，道生让文哥的女儿亲自为父亲做破地狱的仪式。这在她心中应该演练过无数次，当她认真又熟练地完成整套仪式后，也破了这么多年困扰她的地狱。她终于与父亲、与哥哥、与自己和解了。

道生说没钱最苦，这是穷人的地狱。但有人不缺钱，也还是苦。比如最近很火的综艺节目《再见爱人》里有三对夫妻，都不差钱，但每个人都过得不幸福。有人执着于对方到底爱不爱她，有人执着于能不能炒作名气挣更多的钱，还有人希望伴侣整天无脑夸她。放大了看，没有一个正常人。

所以，看完《破·地狱》回家的路上，我也悄悄放下了心里的执念。

## 刑侦实录档案

◎瑞禾

重案实录刑侦大剧《我是刑警》全景式描绘了刑侦事业35年的光辉历程，生动诠释了几代刑侦人攻坚克难、惩恶扬善的高尚品格，以及贯穿岁月、永不磨灭的精神传承。

该剧从剧名到风格都极其质朴平实，但平淡之中蕴藏着本真动人的内涵。难怪网友说该剧既有对一系列重大案件的纪实性呈现，也有对刑侦过程和刑警工作日常的真实刻画，堪称“二十年难得一遇的刑侦剧”。简而言之，其亮点在于“真”。

真实的故事背景。剧中案件均有原型案件相应，主创团队用38集的体量串起15起大案、要案、积案、冷案，比如第一案“河昌市西山矿杀人案”就改编自1995年发生在黑龙江鹤岗市震惊全国的持枪抢劫案，造成11人死亡。犯罪分子非常狡猾，不仅误导警方侦查方向，而且打死受伤同伙，毁尸灭迹。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，但在刑侦专家的帮助下，刑侦队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。

叙事平实，可谓是一份刑事侦查档案。该剧将多起真实案件浓缩于虚构的中昌省，剧组实景拍摄，细节还原度高，复刻到位。还展现了广大公安干警对案件的推理和侦破过程，如出现场、收证据、采指纹、比对DNA、抓捕、审讯……对基层工作中存在的官本位、各自为政等问题也不避讳，揭示得有分寸。

该剧的主题还具有社会意义，对人性的深入探讨和挖掘，能引发观众对善恶的深入思考。



监制·导演·编剧 陈茂贤 | 黄子华 许冠文 卫诗雅



误杀3 甘剑宇导演

郑炳睿的女儿婷婷遭绑架，李慧萍与他一同展开救女行动。但绑匪轻松躲避警方负责人张景贤的追捕，更将救女心切的郑、李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。



“骗骗”喜欢你 苏彪导演

打工女孩林晴朗被渣男张子骏欺骗，甜蜜誓言变成201314元巨额债务。诈骗头子欧阳晖的意外出现，给林晴朗的生活带来新的转机，两人联合董晓惠、柏仕通设局开团，与张子骏斗智斗勇。



冬至 于中中导演

该剧改编自作者凝晓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刑警江成屹和女麻醉师陆嫣，分手八年意外重逢，携手攻破一起连环杀人案并解开误会，破镜重圆的浪漫爱情故事。

## 何日君再来

◎吴燕霞

几乎每年的冬季，我都会听一场费玉清演唱会，这能让我的寒冬变得温暖明媚。

费玉清的演唱会既简单但又不失诗情画意，雕梁画栋、柳丝如烟是他舞台背景永恒的主题。他既是歌者又当主持，言语不多，好歌不绝，整场演唱会3个小时，他能唱40多首歌曲。从宝岛校园歌曲唱到旧上海情歌，从影视插曲唱到流行歌曲，从南方小调唱到地方民谣，他深情款款的演唱总能勾起我们心底一些美好记忆。

高中时代我就喜欢听他的歌，那时候他是一盘磁带，他在磁带里唱，我对着收录机听，他唱《一帘幽梦》，唱出了青涩年华的我对爱情的朦胧感受。后来初为人妇，和老公常常聚少离多，在夜深人静我还是喜欢听他唱歌，他唱《雪山盟》，唱出了我与爱人离别后的苦痛和对爱人的一往情深。如今步入中

年的我仍是迷恋他的歌声，这时他是一张演唱会的门票，他唱《山水合璧》，唱出了超然忘我的淡泊情怀，荡涤了我日渐迷失的心灵。

他唱了一辈子歌，歌是他的妻，歌是他的子，他对歌的一往情深如同宋代隐士林逋对“梅妻鹤子”的痴狂。他唱了一辈子情歌，如花间派词风那般婉约深情。他以不变应万变，40年的不变坚守傲然屹立于这瞬息万变的歌坛。

他唱了40年歌，我喜欢他的歌近30年。我喜欢他的儒雅，我喜欢他的深情，我喜欢他天籁般的歌喉。滚滚红尘，悠悠岁月，他的人、他的歌如同那守旧的劳力士手表散发出经久、迷人、醇厚的魅力。2019年他告别演唱会，2020年他退出舞台，一晃4年过去，再也没有他的讯息，只有他的歌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。问清风问流水，何日君再来？